



红军的足迹,已被雪山珍藏,化为熠熠星辰,照亮后来人的路——

# 祭奠,在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

■邓玉平

## 红军日记

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

晨出发(即从康猫寺出发,作者注),见沿河上山岭越低,以致看不见。我们乃不走这条路而向右上山,大家都奇怪,不知那开阔处是一块广阔无际的大草地,居民随处搭棚过游牧生活。上山约三十里,见一大雪山拥于眼前,及至见先头部队从雪中路过时,大家都奇怪地说:“为什么从前爬小雪山都很早知道,今天爬大雪山却不晓得?”原来是因为这一带藏民都逃避一空,无从调查路线。此山,上山约五十里,下山三十里,从高度上说尚超过夹金山,在积雪量上也有过之,但是上时并不像上夹金山那样费劲,这道理我也莫名其妙。

——摘自董小鹏长征日记

有一些壮举已经举世震惊,有一些沉默还没有谁能说得清楚。

父亲邓志云曾叮嘱我:“你要去看当年过草地时用生命救我的战友。”我拜访过250多位老红军,得知我要重走长征路时,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表达着相同的意思:我们无时无刻不惦记着倒在征途中的战友,请代我们去看一看他们。带着叮嘱,我12次踏上各条长征路,祭奠所到之处无数座沉默的红军墓。

今年清明刚过,上海有几所高校就邀请我去讲重走长征路的见闻。我不禁想起长征路上那些数不清的红军墓,想起牺牲在长征路“最高处”的红军烈士们。

于是,我又一次讲述了2006年,我和队友攀上海拔4300余米的雪山祭奠红军烈士的经历。

作为红军的后代、老兵的女儿,我一直对雪山有种特殊的向往,特别是雅克夏雪山。雅克夏,藏语意为“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”。雅克夏雪山位于四川省理县与黑水县之间,是1935年7月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三座大雪山,红四方面军也曾几度翻越此山。雅克夏雪山上有一个海拔4480米的垭口已通公路,但红军曾翻越过的那个垭口则罕有人行。

那年秋天,为了攀上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,我和队友来到雅克夏雪山。

缓缓上行

记忆仿佛活了过来

9月17日一早,我和队友在山脚下的刷经寺镇集合。

“一位革命老兵,就是一部红色教科书。”初夏时节,湖北省军区孝感军分区组织官兵、职工走近部分荣立过战功的离退休干部及其亲属,通过聆听他们的战地故事,学习他们的忠诚坚守,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。

一生只讲黄继光

“我曾问父亲,您一生作了多少场报告?父亲回答:没有一千场,也有七八百场。”万福来之子万爱军指着父亲作报告的照片说。

万福来是黄继光的老连长,在上甘岭战役中亲眼目睹了黄继光壮烈牺牲的过程——

1952年10月19日凌晨,上甘岭597.9高地零号阵地再燃战火。经过连续突击,连队只剩下16人。敌人4个子母堡火力凶猛。黄继光主动请战,他和吴三羊、肖登良3人利用弹坑和敌人射击间隙隐蔽前进。在炸掉3个地堡后,吴三羊牺牲,肖登良身负重伤,黄继光则带伤向最后一个地堡爬去。

敌人集中火力向他猛扫,在爬到离地堡五六米远时,黄继光奋力投出一枚手雷,硝烟把地堡和人影都遮住了。他继续从侧面爬向地堡,向战友们呼喊一声后,张开双臂,猛地扑向敌人的机枪

据说红军经过刷经寺镇时,周围还是原始森林和沼泽,仅有几户人家。数公里外,原有一座康猫寺,是红军翻越雅克夏雪山的电文中经常提及的地方。为防止高原缺氧,我们采购了3个氧气瓶备用。五人二马,携带着行囊、干粮、水和氧气瓶开始登山。

有福气,两位藏族向导为我们带路。年长的向导索仁达吉,汉姓孙。据孙大爷介绍,山的南面坡度平缓,路远;北坡陡峭,路近。我们选择沿北坡上山。年轻的向导谭雄称:“这一路到山顶垭口,我要用3个小时,你们得翻倍。熬过前半程的陡坡,后半程相对好走。”听说几年前他走北坡,曾摔死过一匹马。

9月的山间,色彩墨绿或枯黄,沧桑厚重。雪山亘古屹立,不知是否还记得当年红军将士跋涉的艰难?

雅克夏雪山垭口的海拔高于中央红军翻越的夹金山(4114米)和梦笔山(4080米)。但据红军日记记载,翻越雅克夏雪山的感觉没有像翻越夹金山那样困难,这也许与“高差”有关。夹金山下绕道乡海拔2000米,与夹金山垭口高差2000多米;刷经寺镇海拔约3300米,与雅克夏雪山垭口高差1000米左右。

患腿疾的我拄着拐杖往上走,一会儿就气喘吁吁,头晕胸闷,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梁上,出现高原反应。沿山梁缓缓上行,山势越来越陡峭,空气越来越稀薄,气温也越来越低。我冻得直打哆嗦,队友见状脱下大衣给我御寒。

风从苍茫中吹来,带着雪山的气息;云从天边飘来,驮着历史的传奇。我拜访老红军时曾深深感到,过雪山对他们来说,是岁月的流水无法涤去的记忆。此刻,走在雅克夏雪山山梁上,那些记忆仿佛活了过来,我恍若看

到了看不到身影,听到了听不到的声音——

老红军何纯尧含着眼泪对我说:“翻雪山时,我看见通江老乡战友冻得直打寒战,立即脱下藏族阿妈送给我的衣服给他穿上,但他还是断了气。还有一位用一碗热开水救过我命的老战士,跌倒后滑下了山崖。路上随处可见一些黑点,都是牺牲的战友,他们与白雪融为一体。”

“爬雪山,遇到下冰雹,我戴的竹斗笠都被冰雹打穿了。我们妇女连每人背20斤粮食,我年纪小,15岁背15斤。晚上我们挤在雪洞里用体温相互取暖,早上吹集合哨,我看见两个大姐坐在那里,我推推她们,发现人已经僵硬了……”女红军杜文凯断断续续地说。

我的父亲邓志云说:“上雪山后,我实在走不动了,想休息一会儿。红军总部二局蔡威局长见了大声喊,不能坐下,要勇敢地向前走啊!他过来拉着我的手向山顶爬去。可是他后来却长眠在长征路上。”

单衣草鞋、饥寒疲惫的他们,面对生命极限的挑战却意志如钢。我想,如果没有雪山的悲壮起伏,那条改写中国革命史的漫漫长征路也许会平缓许多。“天地英雄气,千秋尚凛然。”红军的足迹,已被雪山珍藏,化为熠熠星辰,照亮后来人的路。

登上垭口

天空突降雨夹雪

当我们行进到海拔4000多米的坡地时,突然眼前一亮,前方出现洁白晶莹的雪岭。它绵延跌宕,云雾缭绕,离我们那么远又那么近。

翻过陡坡,沿悬崖边的羊肠小道前行。我反复默诵老红军的叮嘱,一瘸一拐跟上队伍的步伐:“能走走不停步,千万千万不停步。”左侧,山势陡峭;右侧,是无底深谷。我愈抬头望眼花,开始腿软、呕吐。慈祥的孙大爷见状,急得老泪纵横,拿出氧气瓶让我吸氧。谭雄四处搜集枯树枝,不顾手指被划破流血,点燃篝火,为我取暖。

队友叫我原地休息,不要继续上行。可望着云雾缭绕的山顶,我苦苦相求:“让我去吧,我爬也要爬上祭奠英雄烈士墓的垭口,是此行的最高

军烈士!”

“还是让她再试一试吧!”看我坚持,孙大爷转而为我说话。

山峦托着我们一步步向上。“坚持!向前走!”我咬牙支撑,心想,与昔日红军先辈的跋涉相比,我们今日的行走微不足道。

下午两点多,我们终于到达雅克夏雪山垭口海拔4392米的红军烈士墓旁,旁边有皮带环、铜扣之类的军用品。据记载,国民党军队从未上过此山,只有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至1936年数次经过。红30军老战士唐成海,曾3次翻越此山。他判断12名战士是红军一个建制班,夜晚宿营,因劳累、低温或缺氧而亡。红原县政府后来就地掩埋遗骨,立碑建起这座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。

望着墓碑,一阵悲凉从心中涌起,一直蔓延到我的双眼。在孙大爷和谭雄的搀扶下,我硬撑着站起来,拔去枯草,点燃香烛,轻抚冰冷的墓碑,声泪俱下:“没有人知道你们的名字,但你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红军!今天,你们幸存战友的女儿和队友来看你们了……”队友洒酒一圈,集体三鞠躬。周围一片肃穆,同行的年轻女教师,也默默拭泪。

就在此刻,晴朗的天空竟突降雨夹雪。清凉、晶莹的雨雪,纷纷飘落,浸润着我的脸,也浸润着我的心。

我是历史教师,我想起一位来自四川的学生曾问我:“老师,我一直有一个疑惑。爷爷说,我们家附近的雪山里住着许多红军,他们和我们一样地生活着,只是他们住在雪山里不能出来,是真的吗?”那是爷爷和当地的人们怀念红军的凄美传说吧。”

正于墓前,我给那位学生发短信:“我们正在看望生活在雪山里的红军。”学生回复:“想念红军,祝福他们安康!”

我叩首转告,祝福英烈安康!烈士墓旁的垭口,是此行的最高

点,定位仪显示:海拔4459.5米。我们将重走长征路的队旗,展开于雪山之巅。

下山颠簸

如同穿越时空

雨雪交加。

下山,很难从陡峭的来路返回,只能沿坡度较为平缓的南坡马塘河走山谷。到处是密密的灌木丛和森林,地上有不少野兽踩出的脚印,有几次顺着方向走到头,却是断崖。

孙大爷牵着那匹名叫“梅隆”(藏语:花脸)的马,用一根小树枝拨开荆棘走在前面,马背上驮着瘫软的我,谭雄和年轻教师在两侧相扶。我难受至极,一分一秒地咬牙坚持着,想起父亲曾说过的话:“如果没有蔡局长和战友的关心照顾,我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的。”我也深切感受到,如果没有大家的关心照顾,我也不可能翻越雪山。

雪珠随风打在脸上,丝丝冰凉。大家浑身湿透,在泥泞不堪、没有路的路上走着。不知何时,年轻教师哼唱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曲:“雪皑皑,夜茫茫,高原寒,炊断粮……”

两位队友牵着另一匹马,不知何时掉队了,任凭我们怎样呼唤,也无回应。原来,他俩沿马塘河下行时迷路,几次翻倒在急流中,拽住马缰绳才站起身来。庆幸的是,几小时后,他俩平安与我们会合。

一行人颠簸着,哆哆嗦嗦、跌跌撞撞,终于在天黑之际走到山脚下。我们惊讶地发现,山下竟没有下过雨雪,而我们身上湿漉漉的寒意未消,如同穿越时空,历经洗礼。

我被立即送往70公里外的马尔康州医院重症监护室……经过治疗,医生放行。我与队友沿着红军的足迹,继续北上。

雅克夏雪山,从此化作我心中永恒的丰碑。

作者简介:邓玉平,红军后代,上海市退休教师,自2004年起先后12次重走各条长征路,拜访250余位老红军,作长征讲座170余场。

题图人物:作者和向导索仁达吉合成:张宇

第一场战斗是唐山战斗。当时连队只有老兵才有枪,新兵一人发2枚手榴弹。”88岁的李国增对此记忆犹新。

那一仗,李国增缴获敌人2支步枪,获嘉奖一次,并奖励缴获的步枪一支。从此,他成了有枪的战士。

1949年2月2日,李国增光荣入党。就在那天,他所在的独立营和40军的一个师奉命开进北平城(现北京市)。李国增回忆:“上午10时,部队从北平的东门集结进城。进了永定门后,道路两旁人山人海,市民争相欢送解放军。”

1949年4月,被编到13兵团警卫营当班长的李国增随部队南下,过黄河、渡长江,一路拼杀。他尤其难忘广西战役的艰苦。

“我们经常几天几夜不睡觉地急行军,创下一天一夜行军90公里的记录。”李国增说,当时背着米,但没有时间做饭,我们饿急了就抓一把生米送进嘴里;大家连解小便的时间都没有,为了不掉队,经常边走边就地解决。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睡着了,就像劈柴一样倒下。后来部队每天给每人发2个辣椒,困极了就咬一口,一辣就不想睡觉了。李国增说,他爱吃辣椒的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的。广西战役胜利后,李国增又参加了广西剿匪,身上多处负伤,3次荣立三等功。

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。”李国增告诉笔者,每逢建军节,他都彻夜难眠,想念那些牺牲的战友,也在心里一遍遍问自己,还能再为人民做些什么。

照片由作者提供合成:张宇

★动态·一线点击

上海市金山区“军谷”

创办1年为5100余名老兵提供就业创业服务

■金林峰 王 牌 本报特约记者 丁绍学

5月份以来,20余名退役军人陆续来到位于上海市金山区的“军谷·退役军人创业实训基地”,寻求免费就业创业帮助。记者了解到,截至目前,“军谷”已与241家企业建立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合作关系,收集就业岗位4600余个,先后为5170余名退役军人免费提供就业创业服务,其中350人成功就业,18人获创业帮扶。

“军谷”去年5月由上海市金山区政府、区人武部联合社会资源创建,去年8月1日正式运行。

上海市金山区人武部部长周光德介绍,“军谷”致力于免费向退役军人提供就业咨询、技能培训、创业辅导、创业项目孵化等服务。

金山区亭林镇退役士兵盛健告诉记者,“军谷”为他筛选、推荐了10多个对口岗位,他经过选择已与某网络公司签约。

“退役军人来到‘军谷’后,我们会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、职业规划、就业岗位匹配、实岗培训和创业辅导等服务,直到他们实现就业或开始创业。”“军谷”运营负责人沈杰介绍。

退伍士兵沈超接受过“军谷”的创业培训,如今成为这里的兼职讲师。“‘军谷’为我提供了创业培训和业务指导,让我在家装行业闯出一片天地,我感到自己有责任帮助更多的战友。”目前,“军谷”邀请的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创业导师,已先后为500余名有意创业的退役军人进行创业辅导。

创建一年来,“军谷”先后组织“退役军人创业课堂”“退役军人政策辅导”“退役士兵专场就业对接会”等活动,并通过网站和微信公众号,构建起线上线下立体服务平台。

据悉,“军谷”下一步将致力于帮扶上海及全国其他地区更多退役军人就业创业,同时向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、军民两用技术转化等方面拓展服务内容。



老兵e家 等你归队  
(扫码天天见)

## 穿越硝烟 读懂忠诚

——聆听3位老兵的战地故事

■孙贵新 马世超

眼。霎时,敌人的机枪“哑”了。

“同志们,冲啊!”万福来见状,立即带领战士们冲上去,全歼敌人。

1952年10月30日,万福来在率领战士冲锋时负伤。

“父亲从不谈自己,一生只讲黄继光。”万爱军说,1953年春节前,万福来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医院转到上海做手术。期间,上海麦伦中学(后更名为上海继光中学)得知万福来带连队攻打上甘岭主峰阵地的事迹,便邀请他去作报告。

就是在这场报告会上,万福来第一次详细讲述了黄继光的英雄事迹。后来,他又应邀作了多场报告,黄继光的名字通过报纸、广播迅速传遍大街小巷,闻名全国。

此后的半个多世纪里,万福来一直把弘扬黄继光的精神当作自己的责任,

无论在哪里,只要有机会,他就讲黄继光的故事,直到2004年去世。

用嘴给伤员喂药

“这是45师宣传科拍的我用嘴给伤员喂药的照片……”谈起60多年前那段烽火连天的日子,电影《上甘岭》卫生员王兰的原型,82岁的王清珍难掩激动。

1951年初,15岁的王清珍踏上抗美援朝的战场。她回忆说:“我本来想去前线打仗,首长说后方更需要女同志。好,哪里需要我就去哪里。”于是,她成为志愿军45师医院的一名卫生员。

最让王清珍难忘的还是上甘岭。1952年10月,王清珍被安排到前线坑道救护危重伤员。

一位战士的腿被炸断,血流不止,王清珍边流泪边为他止血、缠绷带。战士忍着疼痛说:“给我唱首歌吧。”王清珍唱起了《南泥湾》。

“但是第二天,这位伤员由于失血过多,还是牺牲了。”说到这里,王清珍

语气沉重。

侦察排战士曹忠林,双眼被炮弹炸伤,身体严重烧伤。王清珍喂他吃药,他张不开嘴。王清珍就先把药嚼碎,含点水,对口喂他吃。喂药后,王清珍又用同样的办法给他喂面条。

还有一回,王清珍护理一名刚做完腹部手术的重伤员。夜里,伤员要小便,王清珍拿罐头盒给他接,他怎么也排不出。王清珍帮他插了尿管,还是不行。王清珍使用嘴含着导尿管,将尿吸出来。伤员流着泪说:“就是亲妹妹也做不到这样!”

王清珍的出色表现,受到志愿军官兵的广泛赞扬。她荣立二等功,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战士荣誉勋章。

从此爱上吃辣椒

17岁那年,李国增参加解放军,成为华北独立团独立营三连的一名战士。1948年平津战役打响。“我参加的

万福来

王清珍

李国增

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